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祚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戴華 校正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達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張隱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家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臨志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張隱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

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恐有不聽者乎

張吳越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其阿衡之材能調變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張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張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內外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註此詳言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陽則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如胃中熱則消穀令人

則復當為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飢食也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連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

為難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為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

之以寒而寒奈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

固難於便而治法難於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故告之以其畏聞之以其所苦凡致生

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賒春夏陽氣在外病

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可舍法以徇之也至於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於悽愴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以便也哉

胎音括
胎音歌
胎音干

胎音括
胎音歌
胎音干

胎音括
胎音歌
胎音干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拒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

馬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承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腦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答之無捫循之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此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於面部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故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於缺盆即其顴骨之骨端曰顴骨者有餘以形於外則可以驗顴骨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拒故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臍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張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而知之神。顴骨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惟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而知之神。顴骨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惟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瀉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管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註此言身形可以候六府也三焦乃約三焦為決瀉之官者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脘相等則藏府在內者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馬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張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伯分為六為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別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重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髓腦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張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水經曰水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液而不行者為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髓腦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漸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助也過遲藏也過遲避也言經脈壅藏榮氣行於脈中晝夜環轉無所遺是謂脈

馬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神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經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媾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

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積于上焦上焦開發于藏府而宣布五臟精微之氣
味此氣薰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
謂氣也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於外其汗出似漆漆然夫是之謂津也穀氣入于胃化為精微之氣
充滿澤澤分注于骨骨屬屈申洩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為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
液也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必精粹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
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
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
所避廣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
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
虛此其候也

張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
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
汗大洩液渾渾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而骨髓
上通于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
此其候也

此言六氣之脫
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張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于心腎而生于胃海也各
有部主者謂精之藏于腎血之主于心氣之主于皮膚津之發于腠理液之渾於骨實于腦脈之植于
藏府形身各有所生之部然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
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
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
六氣辯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
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

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少年者七分半
也一寸
寸之少
半者徑
一寸五
分也

廣腸肛
門內之
直腸徑
二寸寸
之大半
者徑二
寸七分
半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設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有生之後。從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馬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而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關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之迎。喉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八分。分之少半。即半也。其長三丈三尺。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長二寸七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馬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長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丈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張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於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食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若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馬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馬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夫

王芳侯曰上下二字宜體會輸腑俞雖通用此用輸字亦有存意存

膈叶但

蓋謂督脉之百會督脉應天道之環轉覆蓋故曰蓋

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達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抒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膈中者為氣之道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張夫天主生物地至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腰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之所氣而通於經水也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抒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胫氣之街是衝脉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膈中者為氣之海在膈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膈與背俞俞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膈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膈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脉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脉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海水汝水澧水淮水潯水江水河水濟水潯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十有二而此水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下在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臍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乃衝脉所起也針三分留七呼吸氣至即瀉灸三壯▼下至三里▲膝下三寸臍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之間針八分留十呼吸氣至可至百壯▼惟衝脉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於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抒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吸氣至下出於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應與巨虛下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擊足取之針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應下三寸跨地舉足取之針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膈中為氣之海其輸穴在於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三分留六呼吸氣至七壯▼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頸大脉應手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針灸▼惟膈為髓之海其輸穴在於其蓋即督脉經之百會▲前項後一寸半中央針二分灸七壯▼下在於督脉經之風府▲一名舌本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張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馬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悵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張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體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悵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之言

馬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和氣有餘而寔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怵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張吳氏曰衝脉起於臍中上循背理為經脉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脉之血充寔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怵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也王芳侯曰

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馬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脉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張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馬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張姚氏曰精液補益髓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動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寔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

見液脫者骨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卧

馬註此言鼃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張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為順也

此善言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也

五亂第三十四

馬內言氣有五
註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歧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歧伯曰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歧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惋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臂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張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

於胸中上貫心脉同榮氣行於脉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則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天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吸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于胸中上出於肺循衛氣行於脉外以應呼吸漏下此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一呼一吸脉行六度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漏下百刻天一萬三

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悍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此榮衛相將隨行於脈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二月者五藏六府之經脈循度環轉行十六丈

脉之氣
各異
若衛氣
並脉循
行則為
膚脈矣
胸與心
肺臂肘
乃經脉
外內之
榮衛所
行之處

上古以
和為知

陽明少陽之營輸

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春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衛脉之榮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其衛榮相隨。晝行於陽。而夜陰者。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臂。脉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榮衛。與行於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於胸。於

此言人有五臟。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於陽。反在於陰。濁氣宜降。當在於陰。而反在於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慄悍滑利。宜行於分肉之間。今晝未必行於陽。經夜未必行於陰。精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于心。或亂於肺。或亂於腸胃。或亂於腎脾。或亂於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此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未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

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

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

云。宗氣留于海。其上下者。走于息道。其下者。注于氣街。又曰。衛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脉也。取

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俞者。先取脉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脉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脉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

俞者。先去其脉中之逆。使脉外之血氣。溜注於脉中。而陰陽已和也。

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覓標本。用藥必

覓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後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心主。即厥陰。心色絡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

間陷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榮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人有脉則生。針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陽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扶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于承經之大抒，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承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針三分，留二呼，灸三壯。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榮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食指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榮穴內廷。足次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針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胆經之榮穴俠谿。足四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交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張氏注：徐入徐出者，導氣其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為有餘不足，乃導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脈者，著之金匱。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
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藏，陽為府。

張氏注：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脈脹。膚脹在內，則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脈濇為陰脈陰為藏，陽為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也。

注此言搏脈可以知脈陰陽屬藏而陽脈屬府也。脈見寸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澀者以氣血凝滯也故為脈然脈大而堅者為陽脈其脈在六府脈澀而堅者為陰脈其藏也。
脈在五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歧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歧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注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理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注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限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歧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歧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間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注習傷官不懷私市不預備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注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

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其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間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

瀉之在于膚脉而逆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逆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脹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循脉衛氣逆為脉脹與上章之榮氣順脉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未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机漸消故久而未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疎理兼用斯為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門戶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焉知其中之門戶道路路知其門戶道路路可以批卻導竅矣故本經乃端承澄源之學○倪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濁氣出于耳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馬此明言脈之所舍而脈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脈不在于血脈之中亦不在于腑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膈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膈為邪其皮膚亦為之脈此則脈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膈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膈為藏府之郭膻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住脈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脈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管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脈惟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肉者始為脈脈而成為膚脈耳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挽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馬註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臑悶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胆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張吳氏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為藏府之脈也。願聞。
註脈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脈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馬此以六府之脈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脈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

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註久塞其空。虛則補之。其穴空皆正氣充塞。

張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為一也。逆順者。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為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脈膚腠疎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悟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馬此言治脈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脈者。馬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言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上。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脈也。

張此言衛氣運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陽陰。逆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

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和。調氣後論。脈逆之因。乃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和。調氣後論。脈逆之因。乃厥

馬此言脈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于人身。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改。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榮衛逆失其常。而留止不

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脈耳。上文言衛氣逆為脈。脈又並脈循分肉為膚脈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張真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榮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其依。

真者神。四日分。日以入。順氣篇。左轉。發地道。天道右。

真者神。四日分。日以入。順氣篇。左轉。發地道。天道右。

真者神。四日分。日以入。順氣篇。左轉。發地道。天道右。

氣也生
子先天
之精

育者荒
脉之忍
與脘同

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
得上合于榮衛留止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此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針不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焉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脘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張此論衛氣逆于內而為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于內而為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于肉育而中氣穴故也故針不中氣穴則氣閉于內而不得外出針不陷育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于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脹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脉絡衛氣陷於育膜而入於脉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脉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遏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竅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張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針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貴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于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育而中于氣穴故針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育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內針不陷肉育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針設若不下又復始針底可以萬全也且擊脈之退否診脈則脹脹則瀉之診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張別後劣切內論五液而病為水脹則必為癰故各篇